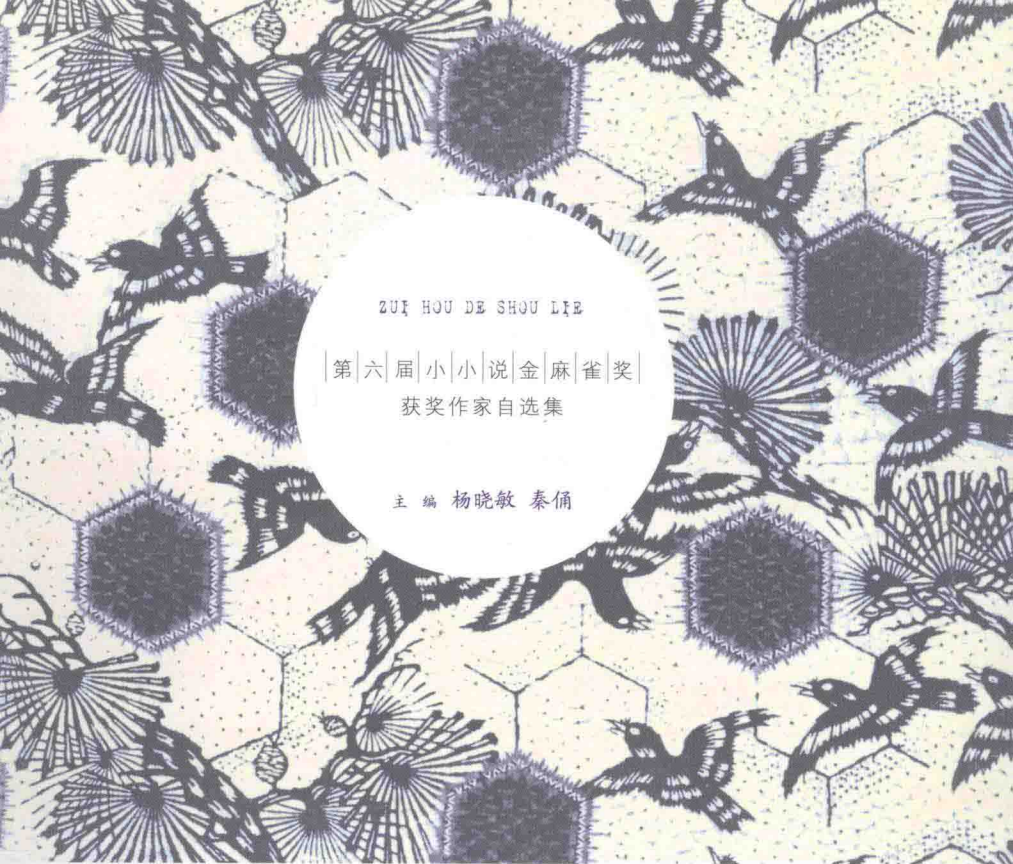




ZUI HOU DE SHOU LIE

第六届小小小说金麻雀奖
获奖作家自选集

主编 杨晓敏 秦俑

ZUI HOU DE SHOU LIE

最后的狩猎

符浩勇 / ●

符浩勇以一批优秀的小小说作品来展现自己的创作个性，

在官场、商场、职场以及最基层的乡村、家庭等各个现代生活领域发掘出众多小小说特定的创作素材，并把这些独有的艺术发现机智地进行构思和表达。

河南文艺出版社

主 编 杨晓敏 秦俑

第六届小小说金麻雀奖
获奖作家自选集

ZUI HOU DE SHOU LIE

最后的狩猎

符浩勇 / ●

河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最后的狩猎/符浩勇著. —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
2013.12

(第六届小小说金麻雀奖获奖作家自选集)

ISBN 978-7-80765-989-1

I.①最… II.①符… III.①小小说-小说集-中
国-当代 IV.①I24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84595 号

出版发行	河南文艺出版社
本社地址	郑州市鑫苑路 18 号 11 栋
邮政编码	450011
本社网址	http://www.hnwybs.cn
电子信箱	master@hnwybs.cn
售书热线	0371-65379196
承印单位	河南省瑞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经销单位	新华书店
纸张规格	889 毫米×1194 毫米 1/32
印 张	5.875
字 数	99 000
版 次	2013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14.8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请寄回印厂调换。

目 录

拯救	1
遥遥旅途	6
来去野猪林	10
别问我是谁	14
窗台上，那盏灯	18
菩提本无树	22
飘逝的紫围巾	27
与春天约定	31
稻香	35
今生盛宴	40
女儿的舞蹈	44
始料未及	48

茶仙	52
追寻	56
两个人的小站	61
夏日的最后一趟班车	64
父亲的乡情	68
收旧货	72
血杀	77
非礼事件	81
今夕是何年	85
守望乡村	89
哦，白丝巾	94
酸豆	98
山里残月	102
夜凉如水	107
根叶谣	111
幸福大道	115
无处安放的花瓶	119
生来死去	123
如果有来生	127
归路	131
最后的狩猎	136

送灯	142
套当	147
不懂哭就瞎了	152
槟榔红	157
渔家来客	161
黑狗惹的祸	166
漫远的路	170
你独自怎可温暖	175

拯救

下班的时候，阿炳打来电话说，让我到他的城南音像店去一下。

我犹疑了，从我这儿到他的城南音像店几乎绕城大半，下班这当儿车流人河，我蹬自行车就得个把小时呢。我说，有什么事就在电话里说吧？

阿炳没有多说什么，只说来一下就知道了。随即，他挂了电话，他那口气仿佛有什么非见面就不好说或不能说的。

我了解他的执拗，知道与他再说也不会有变，只好骑自行车绕道城郊向着城南蹬去。

我和阿炳认识是在朋友的饭局上。宴席间，他几乎不动声色，比我的话还少。待到大伙耍起酒疯互敬，他仍是最好的听众。有好事者欺我不胜酒力，企图借势灌醉我，吵嚷之间，他竟

横身夺过我的酒杯往他嘴里倒。这让我一下子就记住了他。

那晚，阿炳送我回家，到了我家楼下，有个孕妇跪在街边，面前摊着一张白纸，写着歪歪扭扭的字，不用看也能猜出大概内容。我竟发现阿炳搀扶着我时，不忘掏出一张五元钱丢在纸上……

没想到，我绕道城郊走，路上人流并不见稀疏，或者是人们都觉得城郊小道通畅，结果都转向绕来，硬是把一条本不宽敞的小路挤窄了。丁字路口处，那堵高高围墙后破败的院落，就是阿炳曾经上班的地方。阿炳告诉过我，他是参加工作三年后听人鼓动下海去的，却什么也没捞着。如今上岸来在城南好不容易租个小铺面开一家音像店，经营着老碟，新碟更新也快，可就是赚利很薄，刚能抵上养家糊口。但阿炳乐在其中，按他的话说，别看音像店门脸小，声乐世界大着呢，在国外去见部长或见总统，你可以穿便装，但进歌剧院要着正装或礼服。其实人的身上都有一扇音乐之门，只不过是你知道，更不知道它会何时打开。我和他一来二往混熟后，不时就相邀小聚，大多是到郊外农家菜馆去。那里有几样应时的菜式，比如葱拌毛虾、干煸溪螺，还有酱焖鳗鱼等。阿炳酒量并不见好，独独喜欢三春椰酒，喝到醉眼蒙眬时，便学着电视里的广告词，戏说你好我也好。由此我常常想起，认识他的那个宴席上他为我挡酒，心里便陡增些许敬意。

城郊的街边车水马龙，三教九流夹杂其中，前方出现了一个沿街乞讨的老汉。记不清多少次了，我和阿炳曾经也走在城里街边，见到乞丐或残疾人，他总是像准备好的悄然丢下三五元钱。我说，那些都是装出来的。年上就有电视台采访一位孕妇，结果她拔腿就跑，原来肚子是垫起来的。他听了未置可否，只是笑笑。我知道他未必相信我的话，或者就不打算相信。有一次，我明知不能说服他，却还是说：“你就图个心安？”他却说：“不是心安不安，只要他们高兴，这付出也是我能承受的。”

也许这只是缘起，后来一件窝囊透顶的事，弄得我的心情很不平静，想必阿炳的心情也不会平静。

那是朋友的朋友辗转介绍朋友的朋友——反正隔了好几层关系——从贵州大山里赶来，办了一个小型慈善讲座。主讲人林山似乎没有抖落从远山而来的疲惫，给我们看了九幅富有感染力的照片：木板钉成的墙壁、渴求的瘦眼、龟裂的手指，等等。林山的演说神形兼备、声泪俱下，诉求贵州远山深谷里教育亟待拯救，其召唤力穿透和震撼了在场所有的人。现场募捐时，我掏了六百元，阿炳捐了两千元。我知道那是他准备进货的筹资。那时，他的音像店几乎没有进账。

事后一个月，阿炳似乎还没有从贵州大山的世界走出来。他说，如果可能，真想去贵州支教，哪怕是一个月。于是我设法联系朋友的朋友，可是林山似乎从人间蒸发了，倒是打听到在

场四十一人捐了十六万四千元。朋友的朋友找到朋友,只说是林山的手机关了,他们也只是在一家网站上认识林山的。我特意上了那个网站,林山在网站贴了很多图片,包括演讲现场见到的那些照片。林山还在网站贴了很多帖子,呼吁社会关注贵州大山里的孩子。林山失踪后,网站上的资料也就停止了更新。种种情况表明:我们受骗了。但阿炳并无失落,他始终相信他固执的直觉:林山深邃的眼眸燃烧着诚意……

一年过去,我和阿炳仍在朋友间互相招呼,在往来的聚会时提携小酌,但我心里不觉间起了生分之念,害怕他会提起因为我的冒失而引致的尴尬后果。渐渐地,我甚至觉得他每一次对我的笑意都意味深长。好在阿炳像没有发生任何事一样,对捐助贵州大山的事只字不提。不时,我和他还是相约到郊外农家菜馆去,依旧是点几样应时小菜,外加一锅沸汤,酒还是熟识的三春椰酒,却未见他再沉郁醉过。上个星期的那个周末,阿炳外埠的朋友来了,我还应邀到城郊农家菜馆去赴宴。今天是周四,他打来电话非让我去找他,究竟他有什么事就不能电话里说呢。

远远地,我听到从阿炳的音像店里飘出来天籁般的旋律,正待在街边“沐浴”一番,不想,阿炳从店里出来了,不容我迟疑,催我进屋。

屋里不大的空间,摆了一张扁形饭桌,放着一瓶贵州醇白

酒,还有外面买的几样小菜,却摆了三个座位。我机警地问:
“还有谁?”

只见阿炳抖出一张发皱的都市报,神情有些异样,他说:
“还记得吗? 那位贵州大山来的林山,他,他没有骗我们,他是
回贵州途中遭遇不测的……好在那个无意伤害他的人发现了
那些钱(捐款)的来路……最终那些钱用在山区小学的建设
上……”

那晚,我和阿炳都显得相当海量,却还是喝得酩酊烂醉。
那晚,我和阿炳畅游在音响声乐搏击的潮浪里,我只记得阿炳
的眼眸里好亮好亮。

遥遥旅途

出发前组织者所担心的事终于发生。

旅行客车蹒跚地在盘山路途中抛锚了。

组织者出发前的经验是：到目的地，只能确定路途的距离，却不能确定最快到达的具体时间。而往往最快到达时间并不是走最近的路途，因为最近的路途车子都去挤就会堵车，故而，要选择最快到达的时间只能绕远路。于是，早上五点起床，五点半集中在车站用早餐，六点钟车子就出发，上了盘山公路。

然而，事情就像出发前所担心的那样，所有的组织者都是逆向思维。同一目的地的旅行车都舍近求远，共同攀爬盘山路。很不凑兴，由于雾气浓重，前方的车子发生交通事故导致路途堵塞，本来指望最快到达的旅程仍是最远的路途。

车子刚停下时，车上还谈笑风生。

“看什么军事表演，还绕这么远的山路，没看过吗？”有人质问组织者的初衷。

“电视上看表演就很逼真，何必一定追求现场氛围。”有人抱怨。

“只不过是看人家戴绿帽子的打打炮。”一句段子把众人逗乐了。

过了片刻，有人坐不住了，嚷着司机打开车门去伸懒腰，张口打呵欠长叹，有的顺便转进路边灌木丛解手。又过了一阵，车子没有挪动的迹象，有下车跑去前方的趔回，说是前一公里处出了车祸，正在清理障碍。女的解手不好办，嚷着同伴一同转进灌木丛更深处，不知哪个急中生智说了一句，女的都下车围成圆圈，轮流进去中间不就解决问题了。

可时间悄然飞逝，车上司机已播放完一个抗日战争的碟片，有的人昏昏欲睡，车厢里失去了活力，窗外的绿色似乎离得十分遥远。

又过一会儿，骄阳当头快正午了，人们肚子开始发牢骚了，咕咕直叫。但盘山路上，前无村庄后无店铺，到哪里去找吃的？

我静默地坐在座位上，喉咙开始发干，一直犹豫着是否打开挎包里一个黑色的塑料袋子。袋子里有馒头、包子、油条……但却曾被同伴讥笑不齿。

早上，在昏暗的车站餐厅用餐，也许是早起食欲不振，买的

点心剩下不少,丢掉太可惜了,我特地向服务员要了个黑色塑料袋子,将剩下的餐点往袋里装,却遭到了同伴的取笑。

“丢掉吧,别太小气,出游要吃大餐,别寒碜了。”

“你是捡回去喂猪的吧? 现在的猪肉价比不上猪饲料涨得快!”

“乞丐相,吝啬包,太节俭就别出来旅游,真丢脸!”

“扔了吧,女同伴看见了,多掉价!”而现在,饥肠辘辘,我也忍不住了,悄悄把手伸进挎包,掏出一个冷硬的包子往嘴里送。

“你有东西吃?”被邻座发现了。

“哦,还有蛋糕、馒头……”后座的站起身来,也把手伸进挎包。

“你怎么这样自私,偷偷吃。”早上那位骂我是“乞丐相”的说。

“大家都饿,你怎么一个人吃!”早上那位骂我“捡去喂猪”的说。

“哎,这可是早上在车站用餐剩下的,你可不能独吞!”早上那位骂我“吝啬小气”的说。

“好,真好吃!”早上那位怕女同伴看见掉价的狼吞虎咽着。

很快,挎包里的袋子就被七手八爪掏空,我却再也嚼不出甜味来……

不知过了多久,汽车摇晃起来又开动了,司机又开始反复播放不知重复了多少次的录像,只是大伙不再说笑话,个个坐在座位上一声不吭地捧着脑袋,好像睡着了。与来时满车笑语的情况不一样,显得出奇的平静。

我不敢打破沉默,只是忽然感到此行到达的地方还有很遥远的路途,或许足使我一辈子也无法到达终点。

来去野猪林

街对面那家野猪林酒店，三年前只是一间抱罗粉店铺。

那时两间临街铺面打通了中墙，半间为厨，一间半为堂。年过半百的老发爹掌勺，二十出头的女儿跑堂。每个墟集，刚蒙蒙见光，父女便起身了，摆好六七张八仙桌般大的圆木桌，十多张巴掌大尺余长的凳子，每张桌上又搁着用糍糊空瓶装的竹筷子，然后老发爹甩响扎在腰间的围巾，吆喝两声开市了。我那时刚到这个小镇蹲点，图方便常到那里吃早餐，老发爹每回见着我，脸上就露出巴结的笑纹。至今我仿佛记得那时的抱罗粉真的又白又嫩又软又滑，老发爹又总是能弄出香喷喷的花样，我每天去了吃，次日又为吃而去。

野猪林酒店取代抱罗粉店铺也只是两年间的事，却已见一定规模，原来两个铺面被一栋三层阁楼代替，而掌厨的是老发

爹的女婿宽财。据说是他无师自通练就一手调味配料招数,不咸不淡、又脆又滑、爽口香醇,爱吃什么味的就能吃出怎样的味来。每天十余张餐桌围得拥挤拥挤,女人一个跑不赢,就招了四个山味野气十足的村姑帮手。以往老发爹的抱罗粉店来的吃客都是赶墟的农家人,日午了就叫上一碗半勺的权当时顿充饥,最奢侈也只是加打一只鸭蛋,匆匆地吃又匆匆地走。而今宽财的酒店来的吃客却是贵贱不分,宽绰人家或者外来商贾来吃是图新鲜实际,而卖力气的农家人花上二十多元照样吃得潇洒,总是见吃了去,去了来……

我踏进野猪林酒店,再不是来小镇蹲点,而是镇里的挂职科技副镇长。

镇里虽然每月饭局不少,但也不至于我每天都应酬,加上镇政府没有食堂,经商定每月付六百元给酒店,我没饭局时就去吃便饭。头一回,镇书记带我去时,宽财对我一笑,我倏地想起老发爹与我照面的神情。我记得那次陪书记吃饭,宽财也过来倒两杯,结账时挂镇政府六百八十元。此后,只要镇政府没有应酬或是有应酬轮不上我忙活,我就往野猪林钻,不时也就会碰上宽财,但这时他不是主厨,成了袖手旁观的老板。我发现他手上戴着一只很抢眼的钻戒,又抽着名牌“三五”洋烟。后才听说他买中街上的“私彩”,赢了近十万元。有时他掏烟时看我一眼意欲甩给我,我连忙摆手婉谢。我很知趣,镇里一个月